

廣弘明集

冊四



廣弘明集佛德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而不窮損生而去精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違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

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敘佛德明朝賢之宗奉  
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  
豈不昭彰心性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皇覺睠命開濟在緣  
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佛德篇第三之一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晉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不承藉儻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鑿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灑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併四籌之

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  
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  
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  
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  
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往倏忽八音  
流芳逸豫揚彩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  
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著者象  
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  
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  
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健屬八億以語極罩墳  
索以興典撥道行之三無絡明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  
於暘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  
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冲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

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  
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  
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粹豁若川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  
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禿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  
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慄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祈哭  
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雖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  
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旣已漂落玉  
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  
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  
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籙廬三傳明明釋迦實惟帝先應期  
叡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  
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哀太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

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卽亦雲津  
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凖機以神卷卽煙滅騰亦龍伸鼓舞  
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二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旣弘  
雙翰惟典充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蘊匱實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  
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曖來已晞  
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洄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畿象罔  
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翰庶覲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  
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  
暇復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迴邈路踰恆沙非  
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



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闔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薰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卽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實兼宗師泰定軫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

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  
洗洗藏往摹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峨峨  
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闈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  
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  
雨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馨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靈臙  
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珉瑤沈粲芙蕖晞陽流澄其潔藥播其香  
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  
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惚恍乘神浪高  
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邁目擊洞兼忘梵釋  
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  
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  
疑素姿結跏曜芳蓮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  
重玄磐紆七七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疊疊玄輪  
奏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  
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  
遇濡首疊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  
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  
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卽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

照功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  
作率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閉首菩薩讚

閉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以絕塵迹忘  
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  
智翳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  
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爲兩儀蘊迹爲流瀾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嶠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

并序○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

應詳於前記也

晉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恩霑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

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  
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尙  
未曉然及在此山值巖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旣同並是其  
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  
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  
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  
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兩冥其茫茫荒

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

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

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

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希

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

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  
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  
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激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  
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卽以寄誠  
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  
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  
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  
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  
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  
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



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  
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旣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  
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翹  
翹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  
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  
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  
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麤誠  
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神模闢百慮之會使  
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邁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  
踐三源反流九神同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  
鑄均有虛空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爲挫勸佐有彌劫之勤而操  
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  
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

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疊疊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疊疊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恆沙陶鑄羣生真風幽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貌何者虛引之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

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算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略敘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光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卽神通爲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爲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各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沖氣而爲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宏基於一簣廓恆沙而爲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

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  
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  
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  
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  
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  
爲接頽薄之運實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  
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  
天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冲通浪化  
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代  
庶落塵封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



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  
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  
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  
喜幽室卽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澎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  
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  
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  
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磬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  
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鶡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  
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  
轉輪苦根迤邐迤邐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  
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  
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旣殊塗義故多端

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  
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鑿井借空傳翠  
激光發罔金好冥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  
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概敬圖遺縱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櫺  
激波映擘引月入窗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旣美像形亦篤彩淡  
浮色詳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  
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  
茲覲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卽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  
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  
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  
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  
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  
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  
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  
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  
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良  
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  
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  
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  
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

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摠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  
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  
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  
三車翻乘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  
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  
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智人善取譬無  
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羣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尙無本入微欲安恃

###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恆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橫

使神理應發己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并敕啓  
三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頗治改猶未盡致  
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  
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以不故  
指敕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諫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  
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  
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  
悠冥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篲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  
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

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爲己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辯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恆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垂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各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實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

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  
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  
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  
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未必同  
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  
鳳集關輔健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  
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盼饗徧富延澤以西  
光景葳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  
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  
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各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  
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實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  
形窮尺椀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  
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

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漑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聞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石而言歸不迴違於歧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音釋

褫直爾切 貿莫候切 灑所宜切 罩竹孝切 噲許及 摹

規莫胡切 威音威 莅音利 豐音星 頤音胡 頤胡結切 頤合浪 閤音 恬

愉恬徒切 愉安樂切 朱婉紆切 蜿音阮 蛻音稅 簣求位切 嵌丘銜切 澎

皮休切 流貌 鶚鳥名 詖彼義切 罔俱永切 惕他的切 湑徐徐切 正作

率引 昵尼質切 蒼蒼蔚切 蔚蔚烏外切 烏勿 慙尼六切 奠虛正切 珍之

陌切 田簡 胗許乙切 胗儒佳切 蕤盛貌

行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音韻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佛德篇第三之二

列塔像神瑞迹

并序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圍內近對小識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  
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幾初前漢已來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  
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  
事緒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  
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  
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  
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自輦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  
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墟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

舊魏州者

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

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

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鑿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塼塔二層并刹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上以舍覆四畔牆而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王名為阿育此日無

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



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紹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卽位遣迎至荊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蹤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

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卽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卽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敕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

身三丈谷中有跌乃共村人拗舉忽然下流徑趣跌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像敕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入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汚於懷金薄剝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汚胸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洪水汎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旣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旣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歟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方止

雨晴卽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陵波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卽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二人捧之至州隨

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唐武德初於秦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羣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

涼州山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



河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鳥形銘  
曰擬鍍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隨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  
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已前神塔瑞  
像開俗引凡  
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  
四魔常擾六賊恆陵覺而且怖超方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明  
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  
之靈聖寺屢陳鐘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途衆矣  
備於感  
通記中

###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  
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  
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  
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胤之銜  
愆縲紲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  
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

已前皆赦除之卽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恆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葑葵細  
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  
神乃聖道跨軒矯正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  
於無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窟之  
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域製茲道樹  
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  
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  
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忝  
芻言伏紙慚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摭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  
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  
綺語過也越敕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  
遶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  
愍燄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  
示畫篋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  
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  
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  
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  
體乾元之叡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  
罩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  
秋荼不設廢久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  
自失汾水之德知慚少陽懋善於元真蕃臣燮和於槐衮八凱三座  
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  
文軌萬方共貫穿胸鏤臆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

東邁日杖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迴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  
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  
寶瑞咸委靈芝瀟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  
燭於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植於  
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  
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既  
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  
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未  
曉法輪遍乎六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  
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  
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  
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行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  
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

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華璧日垂彩玉蒂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得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歲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威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廚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旣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在藩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  
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  
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  
彼三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  
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  
外奉道餐風抱嗟吹脣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  
己丹誠澄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栴  
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  
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  
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  
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  
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

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  
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旣擅温文之德實著  
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燮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  
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温慈各宜  
攝心奉爲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劫在百  
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罔十  
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崑瓊蓋聞嵩高惟嶽  
作屏皇家宗子維成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二台正席  
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安城建安鄱陽  
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  
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  
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  
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十善華果旣乖正力五濁煩

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  
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修羅八臂摩醯三  
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  
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  
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  
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  
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脩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  
金瑣玉牀猶念解脫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颻熱風滄浪冰水  
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劍鏢如斯  
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刹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  
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蜚螭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  
三相併蹙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  
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唯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

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  
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  
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囚空虛疾惱消息城中  
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鳩之  
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縷轉死自溫渭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  
三塗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傍啓五戒  
之業如魚少水若鴈窮林一聽法音卽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道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  
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  
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  
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  
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

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道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  
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  
虺蛇躩而莫噬埋今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  
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  
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  
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温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况  
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  
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礚礚  
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  
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衮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

噉俱吝西嶰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大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日顛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縛觀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雀詞富雲臺彬彬疊疊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



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震彩鑄圖  
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閑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  
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  
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  
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感此  
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  
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  
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  
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  
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  
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

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  
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  
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興條  
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  
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  
綿蒙其莫辯導此愚相尙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  
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  
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  
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  
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  
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

刹那交謝瞬息不留東博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栖葉之  
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  
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  
嶽之淳靈宿侍八恆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  
金之愈鑿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  
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鍵威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  
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  
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  
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  
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鑿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  
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貼危道包碧海聞高赤縣昔堯曜  
唯在卽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

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  
 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  
 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成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  
 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  
 與二曜均承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  
 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  
 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  
 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  
 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  
 闢慧扇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漆人祇福隆  
 祧壇肅專園寢虔奉宗祐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尺步眾等相與增到為

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閭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闡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王僧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鶩塵轢莫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

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虫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麩義非他召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驚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醜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湮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蚕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輾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分說理制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捷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



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  
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燒逐慘舒而適體  
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  
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  
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  
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  
嶷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  
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  
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  
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柎萼之  
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  
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德聲與八  
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

袞服猷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音釋

墟音隻基音隻鑿烏兮切榛鋤臻切木惺苦回斲音卓斲音卓斲音卓斲嶺形顯切旗音

旌屬錯也縲力追切索也葑音封媯俱為切舜居媯捃居運切

變蘇協切湑以律切噤音索鏗吾各切脆此芮切物延時連切跟知

也履抵音底顛詩亦切召音辱繁耳而志切溘苦合也樽音符

處日出崦衣檢切崦處仄音側日健巨偃切關桴音浮桴杖愕五各

穀胡谷切疐音鹽臨袞壇善去壇為禪除地祭也僂音愛衍滔

湮滔他刀切漫也濛音蒙汜音似村音夫華萼緹音緹幟音啼

色也幟昌音惠志切旗也德音與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佛德篇第三之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蘊理備於涌泉故牙牀  
白繖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  
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  
非己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  
爲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  
浮光德水如觀鈎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  
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  
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廈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  
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隣空輕以

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簡文帝

臣諱啓舍人顧虔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  
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  
逢遇祛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修飾欄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  
待昭降千唱四辯尙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啓事  
謝聞謹啓

謝敕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敕旨由賚恩參臣卽爾到建元寺奉候法身  
金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  
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由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

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扈寶函謹  
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闥闔足踐蓮華方  
茲非喻升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戴不  
勝謹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  
露盤是稱杻陽之珍寶亦昆吾之瑤燥濕無變九市見奇寒暑得宜  
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取其  
詠歌臨淄恧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辭林  
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禮佛法  
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

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才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  
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  
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威鷲鷲引繩  
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銘荷謹奉  
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臣諱言卽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  
庫樓而上征旣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  
百恆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敕答

梁武帝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卽便豎立幽顯



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爲恨耳越敕

謝敕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穰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尙慚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敕旨賁臣柏刹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羞神鼎晉忝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

千佛願文

簡文帝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  
感滌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  
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  
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  
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  
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簡文帝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逐惱飄愛隨情熾徒愍  
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  
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髭明鏡石  
龕獨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  
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颯爾  
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

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  
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  
因果則素氎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  
愿謹言

與僧正教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  
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  
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  
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暫列形像自  
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  
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  
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繖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尙  
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尙能躍鞞方之虎

兜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  
此雕香蘊斯木櫳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  
洎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蜜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  
掩似邪卿之避讎且廣廈雲垂崇薨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  
不塵靄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窗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  
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卽宣勒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簡文帝

綱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  
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驚山微密祕藏於斯旣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  
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藥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  
開八正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綱每憶  
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  
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

此時足稱法樂令卷惟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  
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  
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慚口誦復非心辨永謝寫瓶終  
慚染氈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未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  
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簡文帝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恆清宜也對翫  
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糺勞倦  
特深睠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辱有緣之儔事等飢渴  
仰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襟綱  
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

洎之裏恆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  
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蟻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  
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謔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幼  
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華水今段西下特  
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  
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觀止辨論青豆之房遣  
惑赤華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  
遣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白

答湘東王書

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第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  
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  
遊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瘡  
子預赤丸尙憂未震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



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  
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  
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居長近還未堪執  
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  
得第書輕痼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寺刹佛塔諸銘頌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劭  
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  
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  
南徐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  
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圃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

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盼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  
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爲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  
慚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褻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  
劫自乘傳衡臯辭簪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  
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水運將啓之令  
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局於玄壤仰願宸居納  
祐福履攸歸八神驚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  
軌常住諸聖延祥搃天和於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后流  
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天性嘉穀年登餘糧栖  
畝夷荒由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  
薪止火折劍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  
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  
彩炤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  
世珍陞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餅王  
戀情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  
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  
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  
爾

彌陀佛銘

沈約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  
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  
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  
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  
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迹髣髴尊儀圖金寫石瀆沱

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  
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

并序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  
乾幽顯成表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  
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髣髴於林衡應真脰鑿於清夜素毫月  
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緝諜旣表禎圖無  
不雲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暘露淳腴望鳳蓋  
而沾陞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  
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瓌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  
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  
銀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  
感極迴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

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  
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啓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  
愛其貞恆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  
乃詔名工是鑄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  
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  
之淵剖析旣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  
永福天人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路開蒙惟聖  
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淨質遠自河葱悠悠巨水  
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  
梵宮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沈約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脅始出

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  
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  
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矇瞽  
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夔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叩冥機七尊  
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  
非今非曩賢劫雖遼修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  
隆窳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恆沙牲牲羣有均此妙極  
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皇太子造石彌勒太官令作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遙遙遐轡道有  
常尊神無恆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霽從墜感必藉



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尙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  
寫祕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繡像題讚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  
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  
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絢發  
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  
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  
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尺武城闡聖心留愛閑素遷  
負南郭義等去艷事均徙鎬及剋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闈以廣闢

卽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同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闔闔造舟淮涘接神颿而動驂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譖譖電繞樞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遐覈在處弗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卽基昔北爲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爲淨國地卽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翺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  
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豐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  
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廁遠  
宅賞憑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鷺疏山製石調響栖理  
疑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韜粗遷  
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珮華  
長掩懋迹空傳式籀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音釋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佛德篇第三之四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  
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  
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  
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  
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  
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  
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  
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  
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

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旣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



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

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聵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詔曲煩惱妄想

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  
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  
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  
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  
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間長幼華  
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  
闔沙門高捧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  
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  
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  
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幡蓋香華  
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  
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  
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

珍微宋版印  
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髻以語左右  
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髻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  
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  
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  
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  
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  
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  
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十  
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  
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檝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頂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

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



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幡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恆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霧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瑠璃翱翔而下乃騰虛而去

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旣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閒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

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烟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欵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

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楊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幡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

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二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號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撿又擊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爲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瀕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蜺敕令審視之各於蜺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窻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詔答

安德王雄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尙貯金鬘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旣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闕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崑寺者卽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卽開

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  
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  
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  
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  
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  
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  
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豈  
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  
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  
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  
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尙書都堂十二月二日

日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  
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  
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  
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  
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  
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  
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恆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二月四日到州卽共州府官人巡歷  
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  
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  
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聞香  
氣因卽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  
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霧霧散下猶如雪落

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卽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蜂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繞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華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華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卽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鋒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

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卽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胸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卽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卽經營以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華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恆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如白月須臾之間卽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

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州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卽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

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帀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鑱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卽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刹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繞舍利繞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喜號啞沸騰內寺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

尺餘坐於蓮華趺坐又以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卽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瘞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瑠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華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卽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華目驗霧霧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

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二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虵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入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炤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衆裏見舍



利光腰卽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卽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華絕燄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燄起其石斑駁又類瑪瑙潤澤炫耀光似瑠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二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

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游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鐘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照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蓮華黃白色天  
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  
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  
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

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椶櫚莖櫛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繞梁楸衆僧覩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繞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卽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輦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二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  
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石  
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  
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陝州城  
三月二十二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  
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卽變白  
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  
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  
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  
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玉山鄉民杜化  
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鶉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  
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旣以出處爲  
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

舍利到陝州城南二里澗卽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總成一蓋卽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觀矚其雲少時卽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嶠縣令鄭乾意闕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卽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卽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



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  
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  
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  
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  
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  
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一臥佛側身頭  
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  
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  
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  
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  
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  
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於時道俗悲號  
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欲向上至於日所卽繞日變成一

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而次第以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於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音釋

填闔

填音田闔於結切填闔滿塞也

覆膊

覆敷救切蓋也膊音博肩膊也

珣

息旬切

號

俱獲切

按

切摩

摻也

湏

音云

蜺

音顯

罽

音押

杞

音起

洛

音名

莒

摸

擦也

水名

蜺

音顯

罽

音押

杞

音起

洛

音名

莒

音舉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闔

員切躡必益切躡  
躡拘曲不能行也  
霧音芬霧  
霧雪貌



廣弘明集法義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繇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敘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入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一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  
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  
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  
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  
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  
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  
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  
稱數驗之聖賢旣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  
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  
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  
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  
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旣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

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於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霄幽念悲慨盈懷始

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

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  
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  
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  
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  
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  
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  
明之蹟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  
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  
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於懷仁不沒其身臧  
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  
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  
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郅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  
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

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  
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羸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  
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  
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  
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  
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  
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  
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  
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  
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  
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  
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  
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  
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  
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  
喻靖求諸己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  
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  
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  
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  
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

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於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於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邳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豐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邳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

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己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

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  
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  
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  
以謹敘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更  
言所懷一日待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  
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  
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  
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  
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

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

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鵠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豸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於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敘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固獲二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尙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鵝殺於人猶虫死魚燕鵝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於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

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綱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諄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自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

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曷  
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  
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  
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  
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  
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  
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  
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  
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  
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  
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  
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徑筌蹄旣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真二答冬夏  
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

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宗論之餘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恆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二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恆成

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尙

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尙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尙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

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尙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躡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曷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

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  
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  
恐一悟之唱更躋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

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  
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尙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  
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  
不工於弧矢弧矢旣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  
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  
之無非惟鑿胡愧射於更李昇養慚書於羅趙觸類之躋始充巧歷  
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

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二乘咸蹄筌旣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旣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



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尙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曰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

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旣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尙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之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

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旣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聞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善心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恆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

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  
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  
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  
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  
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  
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  
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  
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

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諮什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

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迹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恆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二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



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目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過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恆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羸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曆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是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

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  
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  
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  
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  
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  
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  
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  
宗塗亶亶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  
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  
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  
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於事脫有

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粗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恆一恆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

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



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旣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旣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赧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

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  
辯超彘輒理跨聯環幽難敦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  
盜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  
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  
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  
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各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各同不許  
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  
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  
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辨百  
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各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  
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

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倅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蓬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卽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

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

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瞻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

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瓛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



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  
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  
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  
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鋌  
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  
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以視聽故得二文  
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音釋

躓陟利切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躓躓躓躓

去魚切 澹 呼麥切 愬 陟降切 釜 此緣切 取 厝 倉故切 替 他計切 嶠

渠廟切 山 折衷 衷斷其中也 豐 無匪切 研 研五堅切 覈 下革 拓

銳而高者 折衷 衷斷其中也 豐 無匪切 研 研五堅切 覈 下革 拓

他各切 析 先擊切 諳 私呂 鞞 合果切 盛 揆 舒臆切 蠕 而充切 菌 渠

開也 斫 破也 諳 私呂 鞞 合果切 盛 揆 舒臆切 蠕 而充切 菌 渠

切地 燭 卽約切 殤 式羊切 未 莛 特丁切 媼 赤脂切 蕘 五聊切 闕 苦

草也 燭 卽約切 殤 式羊切 未 莛 特丁切 媼 赤脂切 蕘 五聊切 闕 苦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

也 姓 郢 以整切 顛 擬音 謚 彌畢 璆 巨鳩